

老四
作品

长篇小说

最疼痛+最感动+最摧心的
都市爱情小说。

我们泪流满面的青春 后大学时代

青春像一场夏天的暴雨，
爱情是一场热泪的盛宴，
为相聚而歌，为相爱而拥。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老四
作品

我们泪流满面的青春
后大学时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泪流满面的青春 / 老四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3.2

ISBN 978-7-5143-1190-7

I. ①我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14269号

作 者	老 四
责任编辑	李 鹏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9.25
版 次	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1190-7
定 价	29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毕业那天，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那所大学……

后大学时代 | 毕业综合征

老四作品

引 言 被大学甩了 / 1

像失恋一样，被一个女人或者一群女人彻底甩掉了。

第一章 艳遇在分手时 / 17

是这座城市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，给了我女朋友。

第二章 二十岁男的精辟见解 / 36

夏天是一个欲望膨胀的季节，人们心里想着那点事儿，嘴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。

第三章 文艺小青年的娘娘腔 / 49

我变成了一个不算白领的城市小白领，同时也是不算农民工的城市农民工。

第四章 那些青梅竹马的旧日子 / 62

我看见属于我一个人的岁月在悄悄重新冒出来。

第五章 三十多岁有房有车的大款 / 75

很多人毕业后再也不认识了，很多人永远失去了联系。

第六章 北京，北京 / 84

“你说让我嫁给你，是真的吗？”

第七章 人人是淑女，人人是…… / 107

在白天，我是属于这座城市的，到了晚上，我就成了我自己。

第八章 我做你女朋友，好不好 / 131

大学校门已经关闭，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真正开启。

北京爱情故事

第四卷

第九章 北京算个什么玩意儿 / 159

他们想要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没有开始没有结束，一股淡淡的、绵长的哀愁攫住了我。

第十章 媒体潜规则 / 182

对于很多东西我早有耳闻，所以一旦亲身经历了，始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第十一章 一夜疯狂，各自天涯 / 193

飞奔的时间，轻轻滑落的日子。

第十二章 一个人的漂流时代 / 203

我明白了，于是低下头，在她的脸上吻了几下。

第十三章 想找个媳妇，只要是女人 / 231

想找个媳妇，结婚。买不起房子，就租一个。

第十四章 命案如此简单 / 240

不知不觉，毕业已经快一年了。一批新人即将步入社会，重复我刚刚重复的生活。

第十五章 分别梦见各自爱的人 / 256

这样的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，随时都准备着透明下去。

第十六章 北京走了，济南也没了 / 279

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在意的从来就不是我爱的人，我只在意我自己。

第十七章 一年时光今又是 / 294

一年的时光就定格在我面前，一年前和一年后是一样的。

引言 被大学甩了

1

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终于接到了锅头的电话。

“我失身了……”锅头拖着嚤嚤的长腔哭道。

2

本来约好了的，锅头、徐达、段方杰和我要到学校对面的喜来乐餐厅吃最后一顿饭，喝最后一次酒，然后每个人拿一个酒瓶子，砸到校长室的窗子上去，以感谢校长他老人家四年来对我们的养育之恩。

可是到了下午，确切地说是6月26日下午，锅头偷偷离开宿舍，关掉手机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们找遍学校的旮旯见晃，段方杰甚至在锅头经常光顾的四号女生宿舍楼前蹲点近一个小时，硬是没有找到他。

“王文莉不是已经离校了吗？他又会去找谁呢？”徐达说。

“怕是又有了新的目标了吧。”段方杰说。

锅头本姓郭，名查干，只因最爱红星二锅头，状态好时能饮一斤，为众兄弟所羡慕，后得外号“锅头”。锅头身高介于《水浒传》中的武大郎和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土行孙之间，矮胖，脸形酷似弥勒佛，整天乐呵呵。

我班的几个女生喜欢抚摸着锅头的脸，亲切地说：“你的脸太光滑了，让姐姐好好摸摸。”对于女生们习惯于把他当做调笑的对象，锅头总是嗤之以鼻。原因无他，没有女生不会把锅头当做朋友，但是一旦涉及男女朋友，女生们则会唯恐避之不及。

不来也罢，说不定锅头现在已经站在某个心仪了四年的女生的面前，一脸坏笑，但又憋不出话来，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做最后的告别。

我、徐达和段方杰按照既定方针朝校门口走去。穿过音乐楼旁边那条唯一能通车的路时，照例看见五排房的大妈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桶走过来。

学校坐落在城市最好的位置，但并不是最繁华的地方。城市南高北低，中间又凹下去一大块，仿佛盆地一般，四处的流水在这里汇集，时间久了就成了大明湖，学校恰好处在从南面延伸下来到大明湖之间的缓坡上。每当下大雨，这里就成了河道，水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。这已经算幸运了，水从北门出去之后，会在护城河边的马路上形成湖泊，汽车行驶在路上，像游泳。

据说，六十多年前这地方还是一片乱坟岗，未成年就死去的孩子，或者还没成为男人就死了的人被随便埋在各个角落，野狗不需费多大劲就能轻而易举地刨出卷在席子里的尸体，然后饱食一顿。从城里出来去千佛山拜佛的人经过附近，会被成群的野狗追得眼睛如野狗一般发绿，发足疾奔。

现在这里早已经没有了坟地，甚至连一片露出泥土的地儿都很难找寻，水泥和沥青占领了每一个幽灵的墓穴。学校周围也成为高级洗浴桑拿集中的所在，破败暧昧的洗头房被移植到了更远的城郊。学校周围的高级酒店里，彬彬有礼、具有本科学历，甚至怀里一堆英语六级八级、计算机二级证书的姑娘们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出出进进。打眼看去，分不清哪个是学生，哪个是特殊职业者。

五排房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师家属楼，后来年久失修，成了危房，当年的教师大都变身成了教授，一个个拿着钥匙搬到新盖的教师公寓里去了。学校把五排房重新刷上粉红色的油漆，看起来当真是焕然一新。因为女生太多了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五排房就被专门用做女生宿舍。

每次走到女生宿舍楼下，锅头都对楼上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垂涎三尺，说总有一天弄到手一个。其实，他指的倒不是衣服，它们的主人才是重点。这句话锅头说了四年，我们也听了四年，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一切都耍了嘴皮子。

五排房的大妈朝我们走来，手里提的桶鼓鼓囊囊，不用看我们也知道里

面是什么玩意儿，那肯定又是一片一片、一团一团带血的卫生巾。曾经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本英语书，假装坐在五排房对面的音乐楼前读书，守了一上午，五排房的五个大妈分别从我身边经过五次，每一次都提着鼓鼓囊囊的卫生巾。二十五桶女人的血被倒在音乐楼南面的垃圾堆上，远远看去雪白一片，近看却有无数红点，酷似得了麻疹的病人。

我计算过，如果说一个女生一个月来一次月经（废话，当然一月来一次），一次用一包卫生巾，学校总共有至少两万个女生，也就是说一个月要用两万包卫生巾，假如一包五块钱的话，要十万。天啊，要是学校里开一家卫生巾超市，一包赚两块钱的话，一个月就是四万块钱，一年就是四十八万。如果我不上学了，专卖卫生巾，岂不发财了！

后来，苏珊对我说，有时候一包是不够的，需要两包甚至更多。

我就陷入了迷惘，到底是多少呢？

3

6月26日下午，我和徐达、段方杰，每个人叼着一根红包将军烟朝校门口走去。四年来，我们三个人出奇地一致，抽烟只抽红将。但是锅头就不一样了，他抽中南海。这样就有了分歧，每次他买了中南海，一个人蹲在阳台上盯着窗外过往的美女发呆，我们三个谁也不理他。我买了红将，立刻就被徐达和段方杰摁住，抢去了先抽为快。

“你们也去抽中南海啊，别老跟我抢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喜欢中南海，就喜欢红将。”段方杰说。

但是抽烟的分歧仅仅只是内部矛盾，有时候我们四个人也会凑到一起抽锅头的中南海，或者抽我的红将。徐达和段方杰几乎从来不买烟，四年下来，他们抽了我几百根上千根也不止。

段方杰学着锅头的口气做了一首诗，描述抽烟的好处：

烟和女人相比

哪个更好



锅头说：

“还是烟好”

“为什么呢”

锅头说：

“因为

你抽完烟

不一定想日 ×

但

日完 ×

一定想抽烟”

夏天正肆无忌惮地游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午后的阳光分外完整，穿过校园里密密匝匝的法国梧桐，泻下一丛软软的光亮。每一个宿舍楼前堆满了垃圾，完整的或者被打碎的啤酒瓶横七竖八地扔在路旁的草丛里。草丛上照例坐着一对对男女，互相交谈着，互相欣赏着。微风在每一处有人或者没人的地方停歇。

教学楼的走廊依旧昏暗，走在楼前的路上就能听见里面吱呀的开门和关门声。照例有腰如水桶般粗的女生抱着一摞书从教学楼里走出来，目空一切；照例有那么多人不认识我们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这所学校百分之一的人，许多伟大的空头理想还没有付诸实施，一切就戛然而止，定格在了这个安静的下午。

还是那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大学提上裤子，扬长而去，我们很疼。”

后来，我使劲回忆大学期间的“丰功伟绩”，引以自豪的是从来没挂过科，虽然基本上没有超过七十分的科目，但是我已经几乎感激涕零了。每次看着徐达、段方杰他们为了挂掉的科目而心灰意懒，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到处打听老师们的电话，然后提着水果上门，装作好学生和老师套近乎，我表现出了足够的大义凛然，对他们嗤之以鼻。

除了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社里担任了几年主编，除了发表在一些杂志上荼毒别人的小说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写到这里，我只好极不情愿而又无

可奈何地告诉你，我学的是中文。

没有人瞧得起中文系，尤其是中文系的男生。

我们三个人穿过校园广场，穿过广场上傲然挺立的伟人铜像，走到校门口。巨大的喧闹声朝我们袭来，校门外的街道两旁永远被无数的摊位挤满，铁板鱿鱼、麻辣烫、内裤胸罩、钱包袜子，甚至无数的松岛枫、苍井空夹杂在盗版碟底下，吸引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。

尤其是到了晚上，夜市灯火通明，马路上的车辆不住地按喇叭，人群不住地挤来挤去，来自附近七八所大学的人们，谈情的说爱的、同性恋的、异性恋的、所有无聊的有聊的、变态的不变态的人们云集在这里。我们喜欢夏天的晚上，从夜市的这头走到那头，再从那头走到这头。女生们撅着屁股，蹲在地上挑选各种有用或者没用的小饰物，我们挤在后面数着红内裤、花内裤、蓝内裤、白内裤……更多的时候被人们挤来挤去，感觉身后两坨肉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使劲往后一挤，只听见身后嘤的一声，回过头去，一个妙龄女郎朝我们怒目而视……

后来我厌倦了，很多天不去夜市，躲在宿舍里斗地主。但是锅头对这种拥挤的游戏乐此不疲，几乎天天朝夜市跑，抱回来一堆有用没用的东西。

我不去的真正原因是苏珊。苏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我竟然有如此齜齜的行为。她瞅准了机会，当我和兄弟们再次出现在夜市的时候，她也陪着几个同宿舍的姐妹走在我们身后。一扭头间，看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婆娘跟踪自己，我就觉得有如芒刺在背，后来彻底打消了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。

“夜市人还这么多啊，他们怎么这么无聊。”徐达说。

我们毕业了，夜市还会一直存在下去，熙熙攘攘地等我们回来。我回过头去，看见校园里的伟人雕像正用炯炯有神的眼神瞪着我。他一生叱咤风云，现在站在这里，看着满校园的风花雪月，伟人会怎样想呢？

喜来乐餐厅里人已经爆满了，连走廊上都摆满了桌子，一群群像我们一样面临毕业的孩子把一瓶一瓶啤酒倒进肚里，然后跑到大街上呕吐，哇哇大哭。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还是没等到座位。段方杰急了，叫过老板，问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。老板是一个胖子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摆摆手让我们继

续等。

看来他是被眼前红火的生意陶醉了，平时他哪能有这么好的生意，毕业生们把最后的青春都释放给了他，他当然高兴。

“你们今天应该是轮不上了。”老板对我们说。

我们只好走出喜来乐餐厅，到旁边的小卖部里每人搬出一箱啤酒来，每个箱子上还放着几个装咸菜的塑料袋。箱子很沉，段方杰吆喝一声把箱子扛在了肩上。我们重新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穿过炯炯有神的伟人脚旁，穿过教学楼旁幽暗静谧的小树林，走进操场。

相对于浮华喧闹的城市，操场上显得特别幽静，尤其是夜晚。近旁教学楼、住宅楼的灯光飘过来，使操场显得愈加灰蒙蒙，愈加暧昧。走进操场大门，隐约看见几根长长的条幅拔地而起，条幅的尽头连着几个大大的气球。我们知道，明天这里将要举行毕业典礼，突然就记起当年开学典礼时的情景。同样的操场，四年前我们从这里开始大学生活，四年后将要在这里结束青春。“在哪里爬起来，就要在哪里跌倒。”段方杰说。

我们把啤酒放在草地上，席地坐了，都不说话。天已经开始黑下来了，不远处一对情侣相叠着趴在地上，一边吵架一边看天，绵软悠长的嘤嘤声塞进我们每个人的耳朵。

段方杰不能喝酒，逢喝必吐。在小卖部的时候我就让他少买几瓶，但是他执意不肯，抱起一箱啤酒就走。这天晚上，段方杰显示出了他隐藏了四年的男人本性，一瓶接着一瓶，啤酒顺着他的嘴滑进胃里，经过简单消化之后流到草坪上。

“四年不男人，”我出上联。

“一夜成丈夫。”徐达对出下联。

“横批‘我是爷们’。”段方杰刚说完，哇的一声趴在地上狂吐不止，声音高亢，撕心裂肺。周围正在亲热的情人们纷纷起身，寻觅更隐秘的去处。

这天晚上最后的情形是，三个男人排成一排，趴在地上一边吐一边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哭得一塌糊涂，没有任何来由地沉重起来。我把大学当成是对一个男人男子气概的消磨，当我们被消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时候，被无情地甩了，像失恋一样，被一个女人或者一群女人彻底甩掉了。

然后，一无所有。

4

就是这时候，我突然不知第多少次想起了老家的爷爷。这时候爷爷在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还是扛着镢头在菜园里刨地？是不是抽着烟袋锅，蹲在屋门口，静得像一尊神？小时候有无数个夏夜，我都会看见爷爷蹲在屋口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呆呆看天。

我没有父亲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钻进拖拉机底下死了，甚至我连他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父亲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。父亲死后不久，母亲改嫁了。听别人说从那时候开始，爷爷每天晚上仰望天空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直到母亲改嫁后的第三个月，爷爷对着天空，一只手揽着我的脖子，大喊一声：“我又要重新当爹了！”

爷爷指的是我。从小到大，我关于父亲的记忆，大部分来自于一个人——爷爷。爷爷把我当儿子一样养大，我还没有长大，他已经老了。

许久之后，我还会想起那个坐在学校操场上仰望星空的夜晚。我用手一抹污秽不堪的下巴，对着天空大喊：“爷爷你还好吗？！”

爷爷听不见。星星撒满天空。我很奇怪，城市的夜晚竟然还能看见这么多星星，还是第一次。

5

正在对着天空发呆，手机响了，我极不情愿地接到了锅头的电话。锅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失身了……”然后痛哭起来。

我们三个人慢慢把抽泣的嘴合拢起来，拥在一起，所有的耳朵使劲贴着手机听筒。锅头不住地重复着同样的话，之后就是嚅嚅的啜泣声，问他什么他就不说。

段方杰急了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他妈在哪？你不是一直盼着被×吗？”

锅头说：“在西营街。”

于是，我们跌跌撞撞爬起来，直奔校门口。

6

“城管打人啦！”刚出校门口，我们就听见夜市的吵闹声中夹杂着这样一句话，伴随着呼呼啦啦的人群，朝我们这边涌过来。几个如我们一样喝醉了酒的人叫嚷着，其他更多的人从他们身后蹿出来。一辆城管执法车被人群簇拥着，躺在马路边。

人群越涌越多，几乎将马路堵塞了。商贩们有的推起车子溜烟跑个干净，更多的愣在原地不动。人群挤出一个缝，我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打滚，其他的人围着他，几个城管模样的人与围观的人激烈争执着。

几个人从我身边挤过去，我一个趔趄，没站稳，摔倒在地上。“你他妈……”骂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了，更多的人挤了过去……

等我站起来，身上全是泥土，还混杂着麻辣烫的油腥味，脸上不知被谁的鞋底蹭到了，一阵细密的疼痛。再一看，地上打滚的人不见了，商贩们所剩无几，夜市一下子冷清了下来。学校大门口却关了，人们拿着啤酒瓶、石块、树枝，从弹簧门上空往学校里扔。有人站在我身边呕吐，剧烈的呕吐声诱使我也不得不蹲在地上，扯着喉咙哇哇叫起来。

等我吐完了，那人还在吐，定睛一看，是段方杰。

“你不是已经吐过了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有人踩到我的肚子了，也不知是哪个女人，穿的是高跟鞋。”

段方杰的身上也和我一样，囫圇一片。我们相拥着去找徐达。

校门口东侧是公交站牌，徐达正站在站牌底下朝我们冷笑。

“刚才城管抓人，一个人躺在地上装死，城管揍了他一顿。那人撒下麻辣烫摊子跑了。”徐达说，“你们怎么才过来？”

“刚才一个美女的鞋掉了，我帮她捡鞋来着。”段方杰说，说着掏出一元钱，摇晃着跳上一辆公交车。我和徐达也跟着跳上去。

公交车走走停停，人们上上下下，大街上的灯光不时晃进来，洒在前

面一个正在抠鼻子的胖子身上。胖子把手指头从鼻孔里收回来，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揉搓几下，手往车窗外一弹，好似卸掉了千斤重担一般，身子一抖一抖。

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昏暗的操场、晃动的人群、那么多脚……最后是胖子伸缩自如的手指。胃里残留的啤酒又一下子冲到了嗓子眼，赶紧睁开眼睛，胖子不见了，徐达和段方杰把我架下车去。

7

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，西营街的白天才刚刚开始。西营街其实不是一条街，而是由几条街道混杂成的一个社区，房子没有超过五层的，灯光没有不是红色的。经过大半个夜晚的沉淀，气温已经安静了下来，微风拂过，像是谁的衣裙轻轻擦过脸庞，柔柔的，滑滑的。

“锅头在哪？”段方杰问我们，也问他自己。

西营街这么大，谁知道他现在正在哪呢。我给锅头打电话，连打数遍都是没人接。

“哥……”

我们听见一声细软的叫声，回过头去，三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：“哇——”

“你叫我们？”我问女子。

“是啊。”女子轻盈地笑。

“你见过锅头吗？”段方杰问得有点儿莫名其妙。

“锅头是谁？”

“你见到一个正在哭的男人了吗？”段方杰接着问。

“你跟我来，你想笑我就让你笑，想哭我就让你哭。”

“是你让锅头哭的？”

“哥你怎么这么说啊，我可以让你笑得想哭，你要相信妹妹的本事呦。”

“锅头怎么得罪你了？”

“你还想不想耍了？”

段方杰又问了她几个关于锅头的问题，女子仍然答非所问，段方杰同样问非所答。最后，段方杰很失望，女子也很失望。

“你到底想不想日×？”女子急了。

“要看你想不想了？”段方杰问。

“日你妈！”女子抛下最后一句，扭着屁股，擦着段方杰的肩膀走过去。温润的香气钻进我们的鼻孔，我和身旁的徐达同时深吸一口。徐达说：“好事都让你给搅黄了，老子还想着中她的美人计呢。”

段方杰嘿嘿笑笑。

接下来，我们挨家挨户搜寻锅头的身影，如果有小姐过来搭讪，我们就问她见没见过锅头。小姐说见过。我们说你跟他都干了什么。小姐说什么都干了。我们说是你哭了还是锅头哭了。小姐说谁也没哭。我们说应该是小姐哭了。小姐说谁是小姐。我们说锅头是小姐。小姐说女的我就没见过了。我们说锅头说要来找你的。小姐说我不是同性恋。我们说但是锅头是同性恋啊。小姐说滚。

累了，借着肆无忌惮的酒劲，我们坐在洗头房的台阶下面思考下一个目标该是胖的还是瘦的，高的还是矮的，丰满的还是苗条的。锅头曾经说过此生拥有此六个女人足矣，哪一样都不缺了，想要高的就要高的，想要矮的就要矮的，其他的依次类推。锅头把这六种女人命名为他的“梅兰竹菊月季海棠六妃”。

“但是如果你想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丰满也不苗条的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那你去找猴子吧。”锅头说。

不管怎么说，锅头丰富的爱好使我们的寻找成本大大增加，我们不得不走进一家又一家洗头房，因为几乎所有的女人不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就是丰满的苗条的。其实我们不必这样劳师动众地搜寻的，我们完全被这种跌跌撞撞的游离感吸引了，与其说是为了寻找锅头，不如说是在寻找我们自己。

“这是一种变态的爽。”段方杰总结道。

到了凌晨三点，街上的行人已经断绝了，洗头房也一个个关起了门，精彩的故事被浓缩到了一间屋子里的一张床上。夜空还是一碧如洗。我们抽光了身上所有的烟，一想到这时候已经没有小姐能给我们提供关于锅头的消息了，快感慢慢消失。我们开始焦虑。

手机突然再次响起来的时候，我正接过段方杰抽得只剩下最后一口的烟头，深吸一口，还没来得及吐出来，就被手机铃声呛得咳嗽不止。

是锅头打来的。

“你们怎么还不回来？”锅头说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锅头的话让我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思索。我说我们在找你。锅头笑了，说我早回来了。

我们茫然四顾，开始愤怒。“他妈的，你让老子白白找了一夜，你自己却偷跑回去了，什么玩意儿！”段方杰抢过电话，开始滔滔不绝地骂锅头。深夜的街巷显得分外寂寥，段方杰的声音通过街道的回声，在我和徐达的耳朵边回荡。我突然听到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压低了声音的说话声，就问徐达听见了没有。

徐达说他什么也没听见。

锅头在电话里对段方杰说：“宿舍的人都睡了，你能不能小点声。”

我确定我的感觉是对的，就拉着徐达朝我认为是声音发出的地方走去。

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转到另一条街上，我们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，一只手把手机捂在耳朵上，另一只手抚摸着旁边的墙壁，刻意压低了声音说：“谁让你们去的，我他妈早就回来了，你们赶快回来，明天有课。”

8

是锅头！

我示意徐达别出声，盯着锅头，看他搞的什么名堂。

锅头一只手使劲拍起了墙壁。“怎么这么硌得慌。”他说。

“明天上午上古代文学史，那个更年期中年女人的课，还是别逃课了，免